



自作自受

MG
I274
15/5

白 德 美 紀 念 出 版 社 主 編
新 青 年 戲 劇 叢 書 之 十 六

自 作 自 受

(三 幕 教 育 劇)

鍾 協 著



慈 幼 印 書 館 印 行



3 1762 9148 6

人物：

林先生（父親）

林仁忠（大兒）

林義忠（二兒）

林德忠（三兒）

林文忠（小兒）

張三寶（林先生的僕人）

梁國輝（汽車夫）

李阿保

農夫甲，乙

第一幕

佈景：一間佈置頗爲名貴的客廳。左邊通到屋外，右邊是屋的內部。

第一節

（從兒童的臥室裡傳出一種嘈雜的小銅鼓和喇叭的聲來，張三寶雙手塞着耳朵，上）

張：啊！這樣嘈雜，我不能活下去了，同這一班孩子住在一起，好像是住在地獄裡，假使他們仍舊繼續下去，那末，我要走了。

（走出去，但立刻又進來，走向孩子的屋外大聲叫道）喂！林先生回來了，不要再吵鬧了。（吵聲立刻停息一會）

林：（上，皺着眉頭，張三寶接過帽子，放好）發生什麼事？一片吵鬧的聲音，在屋外也聽得見哩！

張：有什麼辦法呢？少爺，你也會明白的。沒有了貓兒，老鼠自然會作怪的呀！可憐我，已經弄得頭暈眼花了。呀！但是我明白，孩子們在這個時期，自然需要新鮮空氣，需要活動，需要吵鬧，真是四個小頑皮！

林：呀！三寶！你再忍耐一點吧！到明天你便會覺得安靜些了。因為我們要到空氣新鮮的郊外居住。

張：（面帶喜色）少爺！難道你真的買了一座別墅嗎？

林：對的！我買了一座別墅，有美麗的花園，有幽靜的菜園。所以你應該快些收拾你已經預備的東西。因為明天清早，我們就要起程到別墅去了，少奶奶已經起程到那裡，為給我們預備地方。但是你對孩子們，還不該說什麼！

張：我想他們必定會喜出望外的。

林：我們要搭汽車去。你快些預備行李，並且找一輛汽車來。
張：真適意呀！我立刻就去。（從左面下）

第二節

（林先生和他的孩子）

林：現在我要看看那幾個小頑皮！（向臥室叫道）仁忠，義忠，德忠，文

忠！你們快些到我這裡來。（四兒童怕懼的樣子，從房裡走出來）

仁：爸爸！我沒有做什麼！是義忠吹喇叭！

義：對的，但是我吹得很輕，是德忠打銅鼓，弄得震天價响。

德：你說虛話，我不但沒有打了一下，是文忠亂叫亂跳，弄得整個房子都在震動。

文：不對！（大聲叫道）我沒有亂叫，我叫得很輕。

林：不需要什麼見証，你們已經把事情洩露出來了，（換了聲調）我有件好消息告訴你們。

孩子們：爸爸！什麼好消息？

林：你們答應做個好孩子嗎？

孩子們：爸爸——是的！

林：那麼，我告訴你們！今天我買了望海別墅，我已經在契據上簽了字，明天，我們便可到那邊去住。

孩子們：（高興地跳躍着）別墅，到望海別墅去，真好呀！（擁抱林先生）

林：我的孩子，靜下來！

仁：離開這兒很遠嗎？

林：坐汽車差不多要開三個鐘頭。

義：我們走路去嗎？

林：誰有這樣好的脚力。我們坐汽車去。

德：那兒有沒有桃樹？

林：有的是有的，不過只是可以看看，不能動手去摘來吃。那裡有各種紅紅綠綠的花，有一缸金魚，一座農夫住的房子，還有些又肥又白的鵝，竹絲雞，和一個牛欄，牛欄裡有兩條黃牛和一頭小驢子，驢子的皮是咖啡色的。

文：小驢子叫什麼名字？

林：叫做「咖啡」。

文：牠的耳朵是豎起的嗎？

林：筆直得好像二枝旗桿。

文：我生得高呢？還是牠生得高？

孩子們：（笑）哈哈！他要比驢子高些！

林：你們快去預備行李，明天很早就坐汽車出發。

仁：媽媽知道了嗎？

林：媽媽早已動身了，她在那邊等我們。

義：那邊還有小孩子嗎？

林：我們的別墅那邊，沒有小孩子，因為別墅是隔離人家的，但離開我們不

遠，就是別的別墅，還有個小市場，你們可以在那裡買些美麗的東西，

但花的當然是你們自己的錢。所以你們也要帶着儲蓄罐。

德：爸爸，讓我在司機旁邊。

文：不，讓我來坐，我是頂小的。

德：我在南京路上騎過五次腳踏車了。

文：腳踏車和汽車有什麼關係？

林：你們別這樣瞎吵瞎鬧，沒有老闆，你們算什麼帳？這一回，你們猜猜看，老闆是誰？

德：文，是你！

林：給你們一猜就中了。我既然是老闆，讓我來定誰坐在司機身旁。到時我自會告訴你們，你們預備行李去吧！（左邊去）

第三節（四個孩子）

仁：我是大哥，我有天大的權利坐在司機身旁。

義：你開口就說權利，我讀初中一，你們小學生懂得什麼權利？還是我來坐

文：司機要開車，你們身子大，阻碍他開車，我身子小，最好讓我坐。

德：你的身體是用葷腐造的，坐在前邊吃冷空氣，準要生病。

文：這樣，爸爸要買甜的藥丸給我吃。

義： 在你的儲蓄罐裡還有多少錢？

文： 不知道？

仁： 我的差不多滿了，到了趕墟的日子，你們猜我要買什麼東西？

義： 買什麼？

文： 買什麼？

仁： 一件東西……我不能告訴你們。

義： 我買一頭小羊。

德： 糖製的。

義： 不，是生動的，有毛、有眼、有手、有腳的。

文： 我買一匹馬。

義： 吹牛。

仁： 喂！不要瞎扯了，大家來預備行李吧！

義： 行李在那裡？

仁： 在房子裡。

德：兩件行李夠了嗎？

仁：夠了，快一點。後來要馬上去睡覺，因為明天天未亮，我們就要起床了

義：
文：我們去吧！（跑向屋裡去）

第四節 （林及張，後孩子們）

林：叫司機來。

張：少爺，我正在去找他。（下）

義：（從房裡出來）爸爸，雨衣要帶嗎？

林：本來井不需要，因為好天氣大概會繼續下去，可是下雨天也會來的。帶去吧！（義進房子去）

德：（從房中出）爸爸，皮噫裡放不下足球。

林：不要放進皮噫裡。

德：那末？足球怎樣帶呢？

林：不玩足球吧！

德：你不玩也罷！我們沒有足球玩，比鐵一天肚子還要難過，就像爸爸沒有煙抽一樣。

林：把它放了氣放在裡邊，到了別墅再打氣。

德：那末，打氣筒也要帶走？

林：當然啦！（德進房裡去，仁及文吵着從房子裡出來）

仁：爸爸！你教文忠住嘴吧！否則我要送給他一記耳光了！

文：爸爸！他要做霸王。

林：又鬧了什麼把戲？

仁：他說他論……

文：不，是你，不……

第五節（張和梁）

張：司機來了。（與梁全上）

林：（向梁）呀！你來得正好，（孩子們注視梁，忘了吵鬧）我叫你來，

是叫你預備汽車，明早五點動身。

梁：開到那裡去？

林：到乍浦去，比乍浦還要遠一點，到我們的望海別墅去，要裝幾件行李和六個人。

梁：好！

文：我要坐在前面，司機身邊。

林：我叫你坐在那裡就坐在那裡。（向梁）汽車好不好？

梁：非常之好！

仁：（向梁）喂！你做司機很久了把？

梁：是的，好幾年了，從前我是做馬車夫的，後來大家都坐汽車，我和我的馬兒，整天閒着，所以只得改行做司機。

林：馬車怎比得上汽車？

梁：不錯，可是汽車走的時候，老是這樣風馳電掣，有什麼趣味？以前我帶着我的馬跑上十里，就停下來，到酒肆或茶亭去喝一杯，再走十里，

又來一杯……這樣到了目的地，我還是龍馬精神，如今駛汽車，誰可以到酒肆去乾一杯？現代的人都歡喜一口吞吃長長的旅途。

文：駛汽車要有什麼才幹？

梁：要會得駕駛汽車。

仁：要有駛汽車証……

林：（向梁）車費要多少？

梁：有一定的價目表，這個就是。（掏出一本手冊）

林：（向兒子）喂！你們去睡覺吧！否則明天你們睡不醒，睡不及時醒來，

算他倒霉，不能動身。

仁：啊！我不願留在家裡作看門狗。

文：我一個人，怕鬼。

林：明天再會！

仁：爸爸，明天再會！

文：再會！（同進房子去）

林：（向梁）過來這裡，辦我們的事，沒人吵鬧我們。（放低燈火，或扭熄

電燈，關上窗門，同梁從左邊下）

第六節（張，林及梁）

張：（台上無人，片刻後，張拿着一件行李進來）還是放在這裡好，這樣，動身時就不必多費時光了。（把行李放在椅子上）

林：（孩子們的行李也該放在這裡。（從右邊下，林及梁從左邊上）我吩咐的都曉得嗎？

梁：都曉得了，明早五時動身。（下）

張：（右邊上，拿着兩件行李，放在另一邊）

林：孩子們呢？

張：他們衣服沒有脫下就睡着了，生怕明早來不及穿衣裳，現在他們的鼾聲好像打雷一樣，但我想是他們假裝的，少爺，你聽見嗎？

林：（走近右邊，開房門，聽見雷聲般的鼾聲）

張：我進去時，他們也沒有動一動。

林：這樣好了，讓他們和周公去談話吧！時候不早了，我們也該去睡啦！（右邊下）

第七節（四個孩子）

（台上片刻空着，後來房門輕輕的開了，四孩子一個個的走出來，點起脚尖，穿着衣服，鞋子拿在手裡）

仁：沒有人了？

義：沒有人了？

德：沒有人了？

文：沒有人了？

仁：我不想睡。

義：我合不上眼皮。

德：睡在床上，好像睡在晒熱的石頭上。

文：（打呵欠）我是清醒的。

義：窗上射進來的是什麼光？

德：難道是天亮了？

仁：我們剛才離開這裡，只有五分鐘。（拔去窗的橫門）

四人：月亮！月亮！

德：天快要亮了，我敢打賭現在是四點鐘。

義：我說是半夜。

文：不，是半夜過了一點鐘。

仁：靜下來，時鐘響了（大家屏息傾聽）

四人：一！（伸一指，二指，三指……）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少停）

文：現在只有十點鐘。

義：現在做什麼好？

德：只有忍耐！……

仁：回到房裡去脫衣裳……

其他三個：睡覺！

仁：月亮姊姊，再會！

義：再會！

德：再會！

文：再……！（打呵欠）……會！（無精打彩地走進房去）

——幕下——

第二幕

佈景：田野間，四周有樹林，傍側一堵小圍牆。

第一節（四孩子）

（孩子們在台外唱軍歌，排隊從後台操着上）

仁：立定！稍息！（大家坐下，二人坐在小牆上，二人坐在較前的大石上）

義：離開別墅還有多少路？

仁：半公里！差不多就到了。

德：今天的旅行真好！

文：我肚子餓壞了。

仁：明天到墟場去！我給你買一頭燒豬。

文：豬毛豬骨送給你吃！

義：瞧！你們瞧樹林裡那座洋房。（指左邊幕間）

德：我們每天都看見這洋房，有什麼稀奇？

義：我覺得有點古怪，今天所有的窗門都關上了，我想洋房的主人大概走了

仁：主人走了又怎樣？

義：我想來玩點把戲，這鐵柵是鎖著的，裡邊有個小花園，你們看見嗎？

仁：看見的。

義：鐵柵側邊有兩頭瓦做的狗，牠們蹲在地上，你望我，我望你，耳朵豎直

，尾巴打圈子。

德：尾巴有什麼好玩？

文： 尾巴才好玩哩！

義： 我很想玩一下。（起來，拾一石子）擲石子好不好？

別的三個：（鼓勵他）擲吧！（義向幕間擲去）裡邊沒有人。

仁： 石子恰好擦過尾巴，落在圈裡。

德： 我來試試看！（起來，拾石子，瞄準，投石）

仁： 你打中了狗頭。

義： 你把牠半個嘴吧打歪了。

文： 鼻子也打塌了。

德： 現在牠沒有牙齒，怎樣吃骨頭呢？

文： 讓我來擲吧！（投石）

別的三個：（笑他）你只會吃奶！

義： 離開狗的尾巴還有十公尺。

仁： 我們不要白費時候。啊！這裡有一堆鋪路用的石子，我們來打一場石仗

別的三個： 好！打石仗。（搜集許多石子，石塊，拼命地向兩頭可憐的狗

擲去）

德：尾巴！這回我打中了。

義：耳朵！牠們沒有耳朵。

仁：大腿和狗頭……

文：我也打中了，你們看我不但會吃奶，還會打狗。

仁：夠了……現在牠們已經不像狗了。（停止擲石，拍手慶賀）

義：（笑）哈哈！牠們鬆了一身骨。

德：（笑）哈哈！牠們再不敢怒目瞪視我們了。

文：敵人大敗了。

仁：我們大獲全勝，現在繼續我們的旅行，到姑母家裡去。姑母正等着我們

德：當心……那邊籬巴閃閃出來的農夫，手中拿着碗口大的棍子，他是誰？

仁：他是李亞保，是洋房主人的佣人。

義：他好像氣憤憤地奔向我們來。

李聲音：呀！混帳東西，我來收拾你們。

文：救命喲！

別的兄弟：我們逃走吧！我們逃走吧！（向右邊逃去）

第二節 (李，後來二個農夫甲、乙)

李：(少停，李上，擦起衣袖褲脚，氣喘喘，舞着大棍)
(向孩子們) 你們就算生着翅膀，也逃不了，我認得你們爛熟了，現在

，我來收拾你們。(二農夫上)

甲農：李亞保，發生了什麼事？

乙農：你生誰的氣？

李：那些逃走的小孩子，我要跟他們算帳！看，他們幹的好事！

甲：(看幕間)哎喲！好像經過一場大屠殺。

乙：狗子已不是狗子了。

李：你們可知道他們是誰嗎？他們是林先生的兒子，林先生是一位很懂禮的人，他幾天以前買了望海別墅，全家來這兒避暑，他的兒子們却是一班小鬼，你們看，所謂從城市來的孩子，學的是什麼教育。

甲：剛才沒有人在這兒嗎？

李：沒有人，老闆走了，大約一個星期以後才回來，託我保管這洋房，他們回來看見這兩條狗，我怎樣回答他們呢？

乙：現在你打算怎麼辦？

李：怎辦？我立刻到望海別墅去，把這事的原原本本告訴他們父親知道。

甲：你用不着去了，因為那邊有人向這裏走來，我想他大概就是你要找的人。

乙：果真是林先生，我曾見過他。

李：真的是他，你們不要走，替我做見證。

第三節 （林及前人）

（林從台後上，正要轉過右邊走，李走近他，二農夫站在後邊）

李：先生。你好！

林：你好！

李：我叫李亞保，是這洋房的看守人。

林：很好！

李：我有句話告訴你。

林：（安祥地）儘可告訴我。

李：一件不大好的消息。

林：不好的消息？

李：你也有關係。你看！（指着狗）洋房前面兩隻瓦狗。被人弄壞了。

林：（注視瓦狗）呵！真壞的不成樣子……可是同我有什麼關係，難道是我

弄壞了不成？

李：不是你，却是你的兒子們。

林：你說什麼？

李：我說的都是真話。先生，這兩位是我的見証。幾分鐘以前我手中還拿着

棍子！如果我追上他們，一定教他們嘗嘗棍子的滋味……先生，我說話

粗魯，希望你能見諒我。

林：豈有此理，又鬧出亂子來了，他們真值得捱一頓打……事情究竟是怎樣

的？

李：他們向兩頭狗擲石子，不上一刻鐘，就剩下了兩塊瓦礫，我趕着走來，

但來不及了，我正要去找你，恰好你自己來了。

林：李亞保，你靜下來聽我說吧，讓我來教訓他們一頓，不用棒子，但也相當辛辣的。你呢，到墟場去，買兩頭瓦狗，比這兩頭更美麗的，然後來找我，我準的不欠你一文錢。

李：這辦法很好，希望天主今世和後世厚厚的賞報你。（作了個深鞠躬）

林：（點首從右邊下）

甲乙：（向林點頭，走近李）

第四節（李及甲、乙農夫）

甲：你們看見了嗎？這位先生真好心！

乙：他馬上就把事情弄好了。

李：我要買兩頭像生活的瓦狗，（慢慢地下，甲、乙跟着他）肚子裡有彈簧

，使狗子會吠

甲：你做夢。

乙：瓦做的狗怎會吠？

李：你們鄉下人真少見多怪……不但瓦狗會吠，房子也會叫呢！上海有什麼播音，什麼無線電……和有聲電影（從左邊下）

——幕下——

第三幕

佈景：一別墅，台後中央有門，左右有房門，廳裡有桌子椅子。

第一節（林及張）

（林坐在桌子旁看報紙，拿小鈴子搖了一下，張從左邊上）
張：少爺有什麼吩咐？

林：孩子們回來了沒有？

張：還沒有，他們的姑母打電話來說，他們在她家裏用午膳，現在太陽下山了，想來他們快到家了。

林：他們一到家，告訴他們，我在等候他們。

張：我就這樣告訴他們，（走開，從外邊傳來孩子們的歌聲，張走近窗門）
如果我沒有聽錯……真的他們唱着歌走進花園了，可見他們今天一定很愉快！少爺，田野的生活使他們很快活。

林：叫他們來見我。（張從後門下）

第二節（林及四子）

林：（看報紙，歌聲突然停了，少停，四孩子從後門進來）

仁：爸爸，張三寶說你叫我們馬上來見你。

林：是的；告訴我，今天的經過怎樣？

義：非常滿意。

德：我們作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旅行。

仁：我們在姑母那裡吃了飯。

文：我們跟明治表兄玩了好幾個鐘頭。

義：我們跟他約定，明天在墟場相會。

文：在墟場上買東西。

德：我們要買許多美麗的東西，我們的儲蓄罐裡有的是錢。

仁：我想買枝氣槍。

義：我買火車，有機器，會走路的。

德：我買一副象棋。

文：我買一對網球拍。

林：（起來，站在他們當中）好！很好！……我也很高興……你們要買的東西

也很好……我也作了個小旅行，我吸了新鮮的空氣……啊！你們知道

我回來時，看見什麼？

仁及義：爸爸，看見什麼？

林：我走過那道鐵柵，那裡有兩隻瓦狗……（孩子們你看我，我看你地使

着眼色）

義：（碰仁的手臂）倒霉了。

德：（拉文的衣袖）希望天主扶助我們。

林：（裝作一點也不知道）那兩隻瓦狗……完全變了樣。可憐的狗……我想

是有人擲石子弄成了的……你們說，是誰這麼傻氣，做出這樣的勾當？

孩子們：唔……（聳聳肩，擺擺手，表示不是他們）

仁：是誰呢？

義：我那裡知道。

德：我不知道。

林：（裝作不知）照我的推測，大概是一群頑皮、無禮、無教育的孩子。你

們說對嗎？

孩子們：唔……（聳聳肩，擺擺手）

仁：是誰呢？

義：我那裡知道！

德：我不知道！

文：我也不知道！

林：（仍裝作若無其事）那些頑皮孩子險些兒就要嘗到棒子的滋味，譬如說吧！比方他們擲石子，正擲得興高彩烈的時候，突然閃出一個農夫來，手裡拿着大木棒或者拿着藤條……你們想若我在場，我會保護他們嗎？萬萬不會，相反，我還向農夫說：『打吧！不要客氣，不要留情。』我想你們也這麼說。

孩子們：（聳肩，擺手）唔……

林：回答我吧！你們不也這樣回說嗎？

義：譬如我，我一定不說：『打吧！不要客氣……』

德：我也不這麼說。

文：（天真地）如果他不容氣的打下來，我們身上不是要留下紫色的痕迹嗎

林：（裝作詫異）噢！怎的你們也有份兒？

德：（推文的手臂，低聲說）討厭！

仁：（怒目向文掃射了一下，低聲）小瘋子。

義：（舉拳向文示威）蠢貨！

文：（轉臉，雙手掩面片刻）

林：（裝做驚訝！）我不是說你們，我是說弄壞了瓦狗的壞孩子。打個比方

吧！比方在我們花園裡有兩頭瓦狗，忽然來了四個頑皮孩子——好事成雙。就算他們是四個吧——他們想到這別墅沒有人住，就起勁的玩起來。向瓦狗擲石子，像打對頭冤家一樣。正玩得高興的時候，我來了，我要怎辦他們？……喂，快說。

仁：（向義）你回答吧！

義：（向仁）怎麼我回答？你是大哥，你有天大的權利回答。

德：（向文）我不曉得，你回答吧！

文：我頂小，我能回答什麼？

林：好我來回答吧！我認為在這情形之下，我有權利溫柔地給他們一頓耳光。

。俗語說：『自作自受』，誰弄壞了瓦狗。要他們賠錢，你們說我幹的對嗎？

義：（支吾地）如果……不幸……那些頑皮孩子……沒有錢呢？

林：忍耐吧！那麼我要他們的父親賠錢。（孩子們面面相覷，垂頭喪氣地）

第三節 (張及前人)

張：(在後門窺看) 少爺，對不起。

林：什麼事？

張：有個農夫來找你，有話同你說，討論你所知道的事情。

林：我明白了，請他進來吧！(張下)。

林：(到桌子左邊，沒有坐下來)

孩子們：(在右邊倦縮着)

仁：(低聲) 我敢打賭，那是李阿保。

義：(低聲) 是他，是那個拿木棍追我們的農夫。

德：不要响，他來了。

文：(李一出現，文吃驚地) 真是他……

張：(領李進來。) 請進來，少爺在這裡。請便！(張下)

李：(有點鄉下人的粗魯) 可以進來嗎？

林：進來吧！朋友。

孩子們：（低聲，自言）倒霉。

李：林先生，你好！

林：你好！你有没有買了兩頭瓦狗？

李：買了。

林：費了多少錢？

李：連工包料，一共二十元。

林：二十元，（向兒子們，堅決的說）喂！你們聽見了沒有？快拿你們的儲蓄罐來。

孩子們：（面面相覷，仁打手勢好像說「有什麼辦法呢？」大家低頭，反背着雙手，無精打彩，一個個從右邊房裡下。）

第四節（林及李）

李：他們都認得我，

林：當然囉……我已經好好的教訓了他們一頓……他們回來了，放心吧！我

不會欠你一文錢。

第五節 (衆孩，前人)

衆孩：(右邊上，一個跟一個，無精打彩，各人手中拿着儲蓄罐)

林：(呼喚)張三寶！

張：少爺，有什麼吩咐？

林：拿個托盤來。

張：馬上就來，(下，立刻拿托盤上)少爺，托盤哪！(把托盤放在桌子

上，走到大門前，停下來，好奇地看着將要發生的事)

林：仁忠，拿你的儲蓄罐給我。

仁：(上前，交給林，林把錢倒在托盤上，仁退後)

林：義忠，你的錢。

義：(像仁一樣)

林：德忠，你。

德：（同仁一樣）

林：文忠，你的錢也倒在這裡。

文：（不願放錢，但林一把抓着他，他放聲哭起來，拿手帕擦粗大的淚珠）

林：（倒下文錢）啊！這裡也有石塊，是誰放的？

文：（哭咽着）……我……我……放的。

林：爲什麼？

文：因爲……因爲……因爲放下去响些！

林：真聰明！……我們來算算有多少錢。（計算）一共有十七塊，朋友！

請暫時收下這些。

李：（翻過帽子來，林把錢倒在帽子裡）

林：二十塊錢……還欠三塊。（掏出錢袋）用我的錢補上吧！

李：林先生，萬分感激你。（一連鞠了三四個躬）願天生降福你。（土頭

土腦走向門外）今茲亦然，以迨永遠，及世之世……

張：亞孟！……當心下樓梯。

李：（下，張跟着）

第六節 (林及兒子)

孩子們：(抽出手帕，擦眼淚，四人哭哭啼啼地) 爸爸，我們的錢呢！

林：孩子，這叫做自作自受，你們今天出了錢，明天可以買到打壞了的瓦狗

仁：不錯！……我的氣槍呢？(嘆氣)

義：我的機械火車呢？

德：(垂頭) 我的象棋呢？

文：還有我的網球拍呢？

林：下一年如果做好的話，我一定買給你們，你們沒有賠足了錢，我是最倒霉的，我沒打碎什麼，却賠了三塊錢。但這樣也好，使你們常常記得今天的教訓，我希望今天的教訓，永遠能有益於你們，治好你們的病。

林：什麼病？

林：就是孩子們通有的毛病，「破壞東西」的病。

衆孩：(哼着歌) 這毛病真壞！

新青年戲劇叢書

如果說：「教育即生活」，那麼，發展人的全部生活，便是教育的使命。戲劇是人的情感生活的一種，這就不能不說教育與戲劇有關了。另外，完全教育的意義，不僅在「教」，而重在「育」；就是不重在死的「灌輸」，而重在活的「感化」。所謂感化教育，就在設法使學生潛移默化。恰好，戲劇是一種使人更新的教化，它用藝術的方法去敲打偽善與愚昧之門，它的功績往往會超乎一般機械的教學法；所以有人主張將來的學校教育，只要多添些戲劇輔導，便可收廣大的成效。然而，過去的學校，爲了演劇，每因劇本選擇不當，致產生相反的結果，這確是一件值得惋惜和亟待補救的事。白德美紀念出版社有鑒及此，及爲發揚聖鮑斯高的教育法，特出版新青年戲劇叢書，內分宗教劇、教育劇，及諧劇三種，以供各校劇團的需要。各書均聘定專人負責譯著，內容雖不敢云盡善盡美，但在道德的觀念上，至少會經過一番縝密的檢定。現第一輯（六冊）經已出版，零售每本八角，全輯合購，連郵四元。

新青年戲劇叢書

第一輯

最後的聖誕	(三幕劇)	殷士譯	\$0,80
巴黎之幼童	(三幕劇)	羅亭·三友譯	\$0,80
最大的禍患	(兩幕劇)	胡興粵改編	\$0,80
當仁不讓	(三幕劇)	鍾協譯	\$0,80
荒唐古失貓記	(兩幕劇)	鄧肯慈著	\$0,80
罪與恕	(五幕劇)	傅玉棠譯	\$0,80

本叢書計分宗教劇、教育劇、諧劇、歌劇……等，各書在道德觀念上，都曾經過一番縝密的檢定，適合各校劇團上演。每月出版一種，預購全輯（十二種）連郵特價四元。

新青年戲劇叢書

第二輯

忠 僕	(三幕宗教劇)	莫希功譯述	\$0,50
至性化元兇	(三幕教育劇)	何心源譯述	\$0,50
天下父母心	(三幕教育劇)	殷 士改編	\$0,80
對 話 錄	(慶祝進教之佑聖母瞻禮適用)		
	鄧青慈等著		\$0,80
金 翅 鳥	(二幕歌劇)	梁丞夏譯	\$0,80
爲善最樂	(三幕兒童劇)	傅玉棠譯	\$0,50
頭獎彩票	(五幕喜劇)	胡重生譯	\$0,80
風雨歸舟	(三幕倫理劇)	麥丹，三友譯	\$0,80
自作自受	(三幕教育劇)	鍾協著	\$0,50

種十第・輯二第

受自作自

CHI ROMPE PAGA

版出日一月十年九四九一

印翻准不・有所礙版

著者：鍾協
出版者：白德美紀念出版社
印刷者：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行者：慈幼印書館

訂閱及總辦事處：
澳門：高樓下巷三號

角五售實本每

錄天劉：者對校書本

T16 - 1/0052

27366.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新青年戲劇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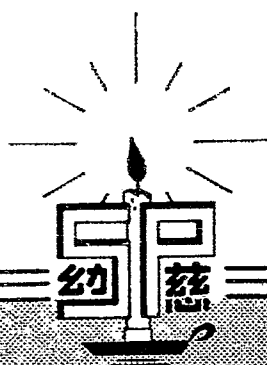
16

KBC

IG

234

5/5



澳門慈幼印書館出版